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771

安全理事会

14 Decem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阿根廷	菲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孔库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杜梅维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希基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764/A

下午4点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9304和Add.1)

主席：我愿通知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给我的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全理事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泽波斯先生（希腊）和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安理会的磋商时同意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奥泽尔·科拉伊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认为安理会决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科拉伊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刻邀请科拉伊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各成员已收到秘书长关于1987年6月1日至11月30日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第S/19304和Add.1号文件）。

安理会各成员还收到在安理会磋商中起草、载于第S/19338号文件中的决议

草案。

安理会各成员还收到1987年12月11日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334)。

我认为，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意大利、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5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决议草案获一致通过，作为第604(1987)号决议。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赞赏你干练地主持了刚刚一致通过的、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再延长6个月的决议的磋商。

我们对于由苏联一位杰出干练的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感到高兴，我们同贵国之间由牢靠的友谊纽带连接着。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次对我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会议是由你这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主持的。

我们还要热烈祝贺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日本的菊地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他是另一个友好国家的杰出代表。

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维持和平的任期——我国政府已事先同意这样做——是在重大关头做出的，因为土耳其继续侵略并占领塞浦路斯部分领土，安卡拉仍然拒绝

撤出其部队。

请允许我首先重申，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弱小的不结盟国家、联合国会员国遭受一个强大的邻国——土耳其侵略和占领的问题。实质上，这不是象安卡拉为逃脱罪责而讲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分歧。

土耳其乘着旨在谋杀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罪恶政变的机会，在保护土族塞人社区的借口下入侵塞浦路斯；其实与土族塞人社区毫不相干，因为没有一个土族塞人丧生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在过去13年里，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决定。这些决议和决定一贯特别要求撤出所有占领军和外国军事力量，要求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要求停止所有对内政的外来干涉。此外，它们还要求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和尊重全体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土耳其断然蔑视地不顾联合国所有决议，并以其行动继续藐视世界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大厦内仍然回荡着各会员国代表们关于一些世界问题的明智发言，强调有必要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决议，使本组织成为实现和平的有效手段。正当人们在加强联合国作用方面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刻，土耳其仍然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决议，这既是不幸的，也是很可悲的。

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3212(XXIX)号决议获得大会一致通过、随后并经安理会第356(1974)号决议予以一致核可，因此使得该决议具有强制性的性质；可是土耳其对待该决议乃是土耳其采取藐视态度和挑衅最好的例证，这种态度和挑衅的严重性威胁着整个联合国大厦。事实上，土耳其傲慢地无视后来所有的大会决议——包括关于此问题最后一项决议：1983年的第37/253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

安卡拉在过去13年里所推行的政策仍然是加紧对其弱小受害国的军事控制；它在其土族至上和迫使被占领地区“土族化”基础上无情地谋求实施其分治和隔离我国人民的阴谋。这一政策反映在绝对禁止我们公民的自由迁移和定居这种作法中。土耳其占领军将该政策强加在受害者的头上。这支占领军现拥有三万五千多人和三百多辆坦克，这反映了其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秘书长最近的三份半年度报告均证实了这一点。

秘书长在其1986年2月2日的报告中特别指出：

“格赖因德尔将军报告说，根据公开的观察，联塞部队认为该岛土耳其兵力已有增加，土耳其将火力和流动性更强的坦克运到塞浦路斯”。(S/18491, 第22段)

秘书长在1987年5月29日的报告中证实：

“我上一次报告内曾提到，土耳其兵力增强的证据经联塞部队的公开观察以及各国政府公布的报告已进一步证实。”(S/18880, 第21段)

秘书长还进一步表示：

“我好几次向土耳其各级当局提出塞浦路斯境内兵力增加的问题。我对现在的情况表示忧虑，并吁请土耳其政府减少它在该岛的兵力。”(S/18880, 第22段)

秘书长于其1987年11月30日提交安理会的最新报告中表示：

“我又曾多次呼吁土耳其当局(包括厄扎尔总理和哈莱夫奥卢外交部长)减少其在该岛的部队。”(S/19304, 第20段)

不仅如此，秘书长在该报告的第55段中一再呼吁土耳其以减少它在塞岛的部队作为起点。

除了土耳其军队之外，还输入了65,000多名土耳其定居者，目的是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最近以来，这已发展到令人极为震惊的程度，使得被占领

地区内的土耳其社区的声音日益减弱。这是一个严重的新的事态发展，使得人们对土族塞人社区能否进行两族间有意义的对话表示极大的怀疑。由于最近从土耳其本土大量输入土耳其定居者，土族塞人社区正在失去自己的特点，外国人士和土族塞人领导人发表的无数讲话、报告和报纸文章均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指出，土耳其军队和定居者的数量现在至少相当于土族塞人的数量。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充满了土耳其定居者的社区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在土族塞人社区本身就为土耳其军队所控制的情况下，该社区又怎么能讨论这些军队撤出等问题？不仅如此，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自己承认说：“土耳其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论是对是错，不论我是否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如何能相信他能够就土耳其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呢？

在安理会以前的会议上和在此与其它地方的讲坛上，我们均曾提出不容辩驳的证据，证明安卡拉大规模地向塞浦路斯被占领的地区输入土耳其定居者。

安理会或许还记得，土耳其方面曾百般抵赖，把那些定居者说成是“返回家园的土族塞人”，后来又说成是“季节工人”，最近又说是“劳工”——种种谎言都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下面是土族塞人领导人的讲话、土族塞人的报纸文章和外国新闻报道的一些摘录，揭示了安卡拉在塞浦路斯推行的殖民化政策，同时也将土耳其的谎言、两面三刀的做法和种种伎俩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关于土耳其定居者，1978年5月24日土族塞人的《人民之声报》写道：“他们已将这个天堂般的岛国变成了地狱”。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塞浦路斯土族副总统库特楚克博士。

1975年10月9日，《卫报》写道：

“土耳其人正在向塞浦路斯北部被占领的地区移民，其规模之大，将很快大幅度改变塞岛的种族平衡，有可能严重削弱政治解决的机会。”

《世界报》1979年5月19日报道说：

“土族塞人已开始感到无法承受占领者的存在；一方面 是军队，另一方面是定居者，已有来自土耳其贫困地区的约三万人定居于此。”

土耳其的《光明月刊》1979年8月27日写道：

“目前，定居者的数目已超过五万人。殖民化政策仍在继续进行，每天都有土耳其本土的新定居者开始在塞浦路斯安家。显然，如此众多的定居者将大大地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

在被占领地区发行的土耳其《日安报》副刊（1986年1月7日至1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土族塞人共和党领导人奥兹克尔·奥兹古尔先生对定居者的涌入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写道：

“土族塞人正在减少。我们的人民逃往国外，以求生存。来自土耳其的人们以“劳力”的名义取而代之。这些“劳力”成了为他人指挥的沙文主义的政客们的投票力量。倘若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无需多久就谈不上土族塞人的存在了……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在塞浦路斯北部成为少数的危险。”

在土族塞人的《Yeniduzen 日报》1986年6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同样是这位土族共和党领导人问道：

“有谁不知道以“人力”的名义从土耳其输入的人口是如何成为支持登克塔什的“投票力量”呢？”

在1987年6月29日在《Yeniduzen 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奥兹古尔先生接着写道：

“登克塔什正试图误导土族塞人和世人……他的目标将以灭绝土族塞人加以实现。土族塞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特点正被抹杀……为了取悦土耳其的定居者，登克塔什同意屠杀自己的族人……这使他高兴，因为随着定居者增多，登克塔什所得票数的比例也在增加。”

费尔迪·萨比廷先生在1987年9月16日于土族塞人的《Yeniduzen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向外移民》的文章中说：

“土族塞人现在正被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消灭。土族塞人社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困难。目前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此时期，土族塞人已感到自己社区的存在遭到了威胁。保障这一存在至关重要；继续保持警觉，抵抗这一威胁，这是社区各力量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较为详尽地谈到了来自土耳其的殖民定居者的问题，因为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应该充分了解这一正在进行的事态发展是对我们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不禁令人想到中世纪，并且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尽管秘书长一再呼吁

“不应采取任何改变塞岛人口组成的行动”。（S/19304，第24段）

土耳其还是傲慢地蔑视这一呼吁，继续向塞浦路斯被占地区运进大量定居者，这应当成为安全理事会严重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将欢迎任命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调查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问题。我们向土耳其代表提出挑战，请他也同样接受这样一个公正的委员会。

至于从1974年以来1,619个人失踪这一棘手的人道主义问题，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人的踪迹；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敌对行动停止以后有人看见大量失踪的希族塞人仍然活着，但还是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在塞浦路斯有许多人失踪这个纯人道主义的问题今天继续给这些人的家属带来无法描述的痛苦。因此，在土耳其入侵13年之后，按照直接受害人的愿望解决这个问题一如以往同样迫切的事情。

另一方面，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50（1984）号决议只应当由其被驱逐的居民定居并应移交联合国的瓦罗沙城，目前仍然处于安卡拉的军事控制下，该城的合法居民被土耳其军队惨无人道地禁止在城里重新定居。秘书长要求从土族一方

向前推进后最近占领的旅馆撤离的陈请仍然被置之不理。

秘书长本人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确认了土耳其对瓦罗沙局势的责任，他说：

“我已数次向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族人当局重申，联合国认为土耳其应负责维持瓦罗沙用栅栏所隔地区内的原状。”（S/18880，第28段）

秘书长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目前的报告中再次表示他对局势的严重关注，他指出：

“我又曾多次向土耳其当局（包括厄扎尔总理和哈莱夫奥卢外交部长）提起这件事，并要求恢复现状。”（S/19304，第23段）

在人权和基本自由领域里，尽管有大量规定有约束力的统一标准的国际人权文书，土耳其仍然臭名昭著地列为最严重地违反基本人权与准则的国家之一。其证据是土耳其军队残酷地把我们的人民从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赶走，土耳其军队犯下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罪行，包括集体屠杀、强奸、掠夺和抢劫。欧洲人权委员会报告了所有这些违法情况。欧洲人权委员会是一个公正的法庭，它有效地监督缔约国贯彻《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况。塞浦路斯在1974年9月和1975年7月以及后来恳求欧洲人权委员会行使管辖权。欧洲委员会在仔细估价了证据之后认为土耳其从1974年以来犯有严重违约的行为。委员会成员——这些著名的法学家在1976年7月通过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由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存在着粗暴违反人权的行。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7年5月10日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987/57号决议也同样谴责了土耳其。另外，最近于1987年9月2日，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另一项决议（1987/19）中宣布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继续严重、粗暴和有系统地违反人权。

尽管秘书长反复重申他极为重视维护塞岛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坚定立场，破坏和掠夺我们的文化遗产、亵渎我们的教堂和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土上非法改变地

名的做法仍在继续，后者公然违反了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标准化的决议。

另外，极易使人联想起南非政权奉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土耳其的违背时代的分隔政策在1983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占领土企图脱离出来，安卡拉建立了为其利益服务的一个傀儡实体。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于1983年11月就此事投诉安全理事会之后，通过了第541（1983）号决议，对宣布企图脱离表示遗憾，认为它没有法律效力并要求撤回宣言。决议还呼吁各国不要承认擅离宣布成立的这一傀儡实体。

第二年，针对土耳其及其傀儡之间的所谓的互换大使和其它分裂行动，安全理事会就企图脱离的同一问题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550（1984）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谴责所有分裂行动，宣布它们为非法和无效，要求立即撤回这些行动，并重申呼吁各国不要承认上述分裂主义实体。

因此，允许这个非法实体在联合国里散发信件，甚至由土耳其常驻代表在信件封面上签字，至少是自相矛盾的。

但必须指出，由于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中的禁止条款，没有一个自尊自重的国家承认塞浦路斯被占领土上建立的这一傀儡政权。

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从塞浦路斯撤出土耳其占领军和殖民定居者并放弃脱离企图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的先决条件。

在谋求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方法方面，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助手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为这样的解决方法提供便利条件，但是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问题仍未解决，紧张局势还在继续。

不幸的是，正是由于土耳其的继续占领和采取顽固不化的立场，秘书长的斡旋工作未能产生实质性成果，安卡拉断然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鼓励提倡分治和分离的政策便是明证。

我们重申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工作，争取塞浦路斯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以及1977年和1979年的高级协定得到公正的解决。同时我们认为，紧迫地考虑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即土耳其部队和定居者撤走、国际保障的问题及实行三大自由——是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有关宪法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的12年中得到讨论，而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却得不到适当的考虑。

基普里亚努总统指出，

“鉴于土耳其不妥协态度所造成的困难，现在有一种要么避免、要么推迟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实质的倾向。我相信，……避免或推迟处理问题的实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回避真正问题的方法没有奏效。”（A/42/PV.32，第9页）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内部的宪法问题达成协议，而占领军却还是继续留在塞浦路斯不走，这样的协定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土耳其仍然保持随时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那么，商定国旗的颜色、国歌、或应有几个希族塞人部长和土族塞人部长等问题又有何用？

我们主张优先考虑实质问题。根据我们关于审议实质性问题先后顺序的这一立场，我们已经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中的基本的涉外部问题。就塞浦路斯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设想已经写入1979年通过的大会第34/30号决议，随后又在1983年大会最近一次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又得到大会第37/253号决议的再次肯定。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代表性会议，我们相信这将加强秘书长的地位，而且符合秘书长的斡旋使命。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斡旋工作应该包括作为优先事项讨论撤离土耳其军队和定

居者及保障问题的程序安排。国际会议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场所，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塞浦路斯问题的症结所在。谁能真正相信登克塔什先生有权决定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然而，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能使秘书长掌握土耳其军队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撤走的必要手段。

面对土耳其的顽固立场，为了撕开他们反复使用的所谓必须保护土族塞人社区的画皮，更重要的是出于我们寻求公正解决的真诚愿望，帮助秘书长完成使命，基普里亚努总统建议共和国彻底实行非军事化，秘书长的报告（S/119304第52段）载明这一点。今年10月9日，我国总统在大会讲台上发言时再次庄严地提出了这项建议。他说：

“……昨天在会晤秘书长时重申了这一提议——如果一切土耳其部队和其他人员、包括来自土耳其的定居者从塞浦路斯撤出，以便使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能够在和平与无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那么我们就撤除防卫和解散我们的国民卫队。我的建议还提出在联合国监督下成立国际和平部队，其组成与职权范围将在安理会上达成一致并得到批准，以便加强内部的安全感。毫无疑问，随着土耳其的部队和定居者的撤走，所谓土族军队也必须解散。实际上，我的建议意味着除建议中所设想的国际和平部队以及保留合理数量的小规模当地警察混合部队之外，要使塞浦路斯共和国彻底非军事化。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证有充分的国际保障，以保护塞浦路斯不受任何外来危险与威胁。”（A/42/PV.32，第10页）

我们今天在此重申我国总统所提出的这项庄严建议，因为我们相信该建议会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因为我们想要使人们彻底看清土耳其缺乏诚意。土耳其代表敢不敢说土耳其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等措施以执行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中的任何一条规定——该决议曾得到土耳其本身的支持，以后又得到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的一致核可。我请他回答是否根据这些决议和联合国的其它决议撤走了一兵一卒。他不必搜尽枯肠。连一个土耳其

士兵也没有撤走。事实上，为了象国际强盗一样地炫耀自己，安卡拉增加了它的军队数目，这一情况秘书长目前和以前的报告都已正式记录在案。我已经引用了这些报告。更有甚者，他们不让一个塞浦路斯难民返回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我们在登克塔什先生1986年4月21日给秘书长的信中——这封信显然是由土耳其政府授意的——读到：

“至于非塞浦路斯军队撤军的问题，除了那些要继续留在岛上的军队以外，不存在撤军……”（S/18102/Add.1，附件五，第21页）

这就是安卡拉对安理会要求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决议和秘书长反复呼吁土耳其“减少军队作一个开端”（S/19304第55段）的回答。

土耳其声称，土耳其军队是根据《保障条约》入侵塞浦路斯并留在那里的。这种说法少说也是荒唐的。该条约从来没有给土耳其或其它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而土耳其在1974年却使用了武力；该条约并没有规定任何外国军队驻留塞浦路斯共和国。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援引联合王国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拉汉先生的话就足够了，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他认为土耳其的行动超越了《保障条约》的范围。

实际上，条约从未给予安卡拉使用武力的权利。尽管蒂尔克门大使说得很动听，但我要再次提醒他注意《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这一条款要求所有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如果把条约解释成为给予保护国使用武力的权利，就等于说条约的这一规定违背《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明确规定，事实本身就说明条约是无效的。

土耳其的借口是增加占领军数目是对我们加强国防警卫队作出的反应，这种借口不能当真，这不仅是因为土耳其比塞浦路斯大110倍，而且还因为土耳其在岛屿上的占领军已经增加了三倍，这还不包括其坦克数量的剧增。这些土耳其的力量，在莱夫科尼科建立大型机场以及在凯里尼亚建立新的军用港口都清楚地表明土耳其的罪恶用心。受侵略者的自卫权利是无可争议的。同土耳其的军事力量相比，我们的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只能是用来自卫的。我们的自尊心要求我们站起

来，面对土耳其在我们岛屿的任何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此外，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塞浦路斯政府是致力于和平解决的。我们仍然决心通过联合国来寻求公道，这个组织的原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我们问题的构架。我们认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民能够从中获益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结束13年之久的军事占领，并允许我们的所有人民，不管是希族塞人，还是土族塞人都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在岛上各地行动和居住。

我国政府完全赞成我们人民的这些愿望以及他们渴望在一个联邦共和国里实现统一、和平与合作的心情。这是因为这些愿望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以及1977年和1979年达成的高级别协定。

在这方面，我要对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我们的十二分谢意，并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将进行充分的合作，继续支持他的斡旋努力。

我们感谢秘书长任命经验丰富的阿根廷外交家奥斯卡·卡米里昂先生作为他的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我们祝贺卡米里昂先生取得成功，并向他保证我国政府在他履行艰巨的使命过程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也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的卸任的执行董事特别代表詹姆斯·霍尔格先生致敬，他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为和平事业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我们也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们赞扬副秘书长穆拉克·古尔丁先生及其能干的同事古斯塔贝·费塞尔先生和吉安多美尼克·彼克先生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为促进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目标作出的持续努力。

我国政府也十分感谢联塞部队的指挥官格雷恩多少将及其手下的官兵们在逆境重要的情况下以奉献精神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我们也十分感激和赞赏所有友好的政府，它们自愿派出人员和捐款，使联塞部队能够继续在岛上执行其必不可少的维持和平的任务。

我所代表的国家是一个一半自由，一半被占领的联合国会员国，我所代表的人民被武力强行分隔，其中有三分之一在自己的岛国上沦为难民，我愿代表他们对这

个机构继续声援我们为摆脱占领和强行分隔的枷锁进行斗争表示我们最深切热诚的谢意。

同时，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饱受折磨的人民指出，安全理事会早就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具体规定考虑采取有效的补救行动，以迫使土耳其遵守安理会一再发出的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命令。

我们认为，塞浦路斯的命运同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和世界的前途是不可分开的，而且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也认为，塞浦路斯的持续悲剧无疑是人类的悲剧。

主席：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的丰富经验、外交才干和技巧必然使这个机构大大获益，并促进《宪章》委托给安理会的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我也要祝贺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日本常驻代表菊地大使极为干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安全理事会刚刚根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期延长了6个月。我国政府赞同这次延长任期，就象塞浦路斯共和国在此问题上宣布同意那样。

在这里，我要感谢各有关国家，它们在过去的几年里提供了军事人员、文职人员、设备和资助，使得联塞部队能够存在和进行维持和平的活动。我要特别感谢奥地利和加拿大政府，它们向联塞部队提供了额外人员，据秘书长的评估，这种援助方式使这支部队能够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我也要感谢联塞部队的官兵们，他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任务。

我国政府一贯采取坚定的立场，支持联合国在必要时进行维持和平的活动。我们认为，联合国的这种参与可以把所有会员国表明遵守《宪章》原则的意愿转变为具体的行动和措施。

因此，我们高度珍视以军事人员或财政手段形式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对维护和平与安全、避免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事业的支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些危险，没有任何比战争更为高昂的代价。根据这一立场，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的提议，即以分摊捐款的办法使联塞部队的资金来源更为公平合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国政府将把捐款维持于目前的自愿捐款水平。

只要诸如安理会决议之类的强制性决议得不到执行，就象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得不到执行一样，就不得不对维持和平活动予以长期的支持。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得不到执行，显然是土耳其方面的责任尤其是由于它的部队1974年入侵了塞浦路斯以及它对分裂主义行动的支持。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认可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安理会第365(1974)号、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会员国——土耳其不仅反对关于延长联塞部队任期的决定，而且还四下散布谬论，扬言对原先部队得以成立的概念是否继续有效表示怀疑。今年六月，在和今天相似的场合上，土耳其代表也说了同样的话；确实，他们使得每个人都觉得，土耳其政府反对延长联塞部队任期的决定的更深的用意显然是寻求通过继续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和通过分裂主义者的行动来以武装力量解决问题。继续安插来自土耳其大陆的移民的行径来进一步加剧分裂主义行动。

秘书长1987年11月30日提出的最新报告(S/19304)展现了塞岛局势暗流的景象。我完全同意并支持塞浦路斯代表提供的情报和表达的意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忠心耿耿地继续执行斡旋使命，我国政府表示赞赏，并充分认识到他在履行根据安理会和大会决议寻求解决这一任务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险阻。

我们欢迎任命奥斯卡·卡米里昂先生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他为达求解决而自己进行努力应该获得一切可能的支持。秘书长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联合国决议——明确概述了这一任务中牵涉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秘

书长呼吁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裁减驻在塞岛上的部队；这符合有关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出所有外国占领部队的强制性呼吁。同样，秘书长敦促土耳其政府恢复瓦洛沙的现状，并敦促不要采取任何改变塞岛人口组成的行动。

要使任何解决诸如塞浦路斯问题之类国际问题的尝试获得成功、或至少使尝试令人相信，这种努力就必须依靠严格遵守《宪章》原则和联合国决议。时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办法的实质内容和合法性，如果要使它公正和可行的话。因此，从塞浦路斯撤出所有军事部队和移民是可能取得解决之前的一个绝对的优先条件。秘书长报告第52段中提到了基普里亚努总统关于使塞浦路斯共和国非军事化的提议；希腊政府完全同意这一提议，安理会也应该予以考虑。如果还需要进一步阐述明确无误、符合联合国决议的“撤出外国占领部队”这一词组，其实并不需要，那么有关共和国彻底非军事化的提议进一步明确和庄严地肯定了解决这一多年存在问题所应遵循的唯一的道路。

通过联塞部队的存在，我们得以在目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向塞浦路斯提供某些稳定与和平的基本条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利用绝大多数会员国有关增强安理会有效性的决心。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不仅自1974年以来没有能够在撤出占领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部队这一主要条件上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还看到联合国无法强制执行一项决定——一项虽相对而言不那么严重、但对将瓦洛沙地区转交给联合国管理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

土耳其方面对每一项它所不喜欢的决议都百般挑剔，极度蔑视联合国和国际法所规定的任何形式的合法性。土耳其方面以侵犯人权的国家所作出的反应中惯有的狂热态度，同样消极地对待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的决议。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一提土耳其常驻代表在安理会1987年6月12日辩论结束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企图散布谬论说，希腊怀有吞并塞浦路斯的野心。我博学多智的土耳其同事蒂尔克门先生居然会觉得好意思将会员国的注意力

和关心从该国政府继续军事占领一个主权国家这一基本责任上转移开，实在令我深感遗憾。蒂尔克门先生接着提到了一个希腊法院1979年3月21日作出的一项决定，据说这项决定承认，根据苏黎世和伦敦协定，土耳其享有军事干预塞浦路斯的合法权利。奉劝我的同事最好去查一查他的消息来源，因为他提出的1979年3月21日生效、文件号为2658/1979的这项决定是雅典上诉法院针对塞浦路斯作出的；在这之前，一位于1974年7月22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之后阵亡的希腊士兵的亲属提出了一份要求赔偿的请愿书。我手头上有一份原件，还有正式英文译文。我要从中援引几句话：

“在七月的头十天里，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从可靠情报中得知某些在塞浦路斯服役的希腊军官正在策划针对塞浦路斯以及他个人生命的阴谋之后，请求当时由伊安内迪斯独裁者任命的安德罗索普洛斯政府用其他军官来取代这些军官。然而，伊安内迪斯作出的唯一正式答复就是在国民卫队司令吉奥吉西斯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于1974年7月15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推翻马卡里奥斯的政变”。

“他们……废除了塞浦路斯的宪法地位，并任命尼科斯·桑普森为塞浦路斯临时总统，他曾于1978年因上述的同谋罪而被尼科西亚刑事法庭判徒刑。土耳其人利用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于1974年7月20日对塞浦路斯（凯里尼亚）发动了军事入侵。希族塞人军队开始捍卫祖国，并要求从雅典派援兵来支援他们。”

尽管其他人可能想重写历史，但我明确宣布：这不是我的用意。1974年7月15日对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发动的政变是军事共谋者对马科里奥斯大主教犯下的严重的叛国罪。共谋者的行径成为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借口，他们正在希腊服无期徒刑。他们从未表示希腊的意志或真正愿望，我认为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布的那些使得希腊长期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做法受到人们怀疑的指责和言论不仅是完全无稽的，而且是荒谬的。

人们不期望一个应对继续占领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负责的政府会以某种形式尊重它声称尊重的法律原则和准则，相反，这个政府显然言行不一。

主席：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奥泽尔·科拉伊先生，安全理事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拉伊先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安理会目前的辩论和发表土族塞人政府作为两个直接有关方面的一方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延长六个月和塞浦路斯问题其他各种方面的看法。

再过一个星期，即12月21日，我们将进入塞浦路斯问题第25个年头。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由希族塞人一方造成的，其唯一的目的是要通过使用暴力消灭土族塞人和摧毁两民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由于希族塞人1963年12月根据阴险的阿克里塔斯计划对整个岛上的土族塞人进行第一次预谋的武装屠杀，共和国中的土族塞人被用暴力赶出所有国家机关和机构，从而造成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崩溃。

在1963年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继续以篡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身份对土族塞人进行残酷的恐怖主义和镇压战争。四分之一的土族塞人在被赶出103个村庄后变成自己家园里的难民，丢下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在这一期间数百个土族塞人平民被杀死。然后，希族塞人当局企图通过对土族塞人地区实行非人道的全面的经济禁运来粉碎土族塞人的英勇抵抗，但这一企图失败了。

尽管有这些历史现实，但我们不满地注意到，破坏了1960年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社区的独立的希族塞人一方过去和现在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该岛上的唯一合法实体。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重新评价整个局势的时候到了。

我不想更为详细地叙述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源或者是1963年至1974年的

不幸岁月（在这期间，希族塞人的暴行造成土族塞人的伤亡）。希族塞人当局在这些骚乱的11年中犯下的不端行为和暴行在文件中有详细的记载，很容易在那个时期的秘书长的报告中查到。我也不想赘述1974年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希腊和希族塞人鼓动希塞统一运动的连锁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导致两个民族最终彻底分离和在该岛上建立了两个国家。

今天，在塞浦路斯的两个单独和独立的国家只对它们各自的领土实行管辖和控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置于土族塞人当局的完全控制之下，并在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下管理。南塞浦路斯的非法和不符合宪法的希族塞人当局的权力从未扩大到土族塞人居住和控制的北塞浦路斯。

鉴于这一事态，基普里亚努当局十分清楚，长期维持其“塞浦路斯政府”形象取决于它能够从国际论坛得到的一边倒的决议的数量。基普里亚努先生1987年在利马索尔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说的一番话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决议到目前为止可能不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是，如果

没有这些决议，那么塞浦路斯本来就不会获得它今天所具有的国际特征。……”

希族塞人当局最近企图将塞浦路斯问题提到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进行辩论，这再次表明希族塞人对这个问题的达成最后解决并不真正感兴趣，达成最后解决的途径是同土族塞人一道根据1977年和1979年高阶层协议所设想的、并列入秘书长作为最后谈判解决的商定的基础向双方提出的1986年3月28日构架协定草案的有关商定原则以便建立一个由两个平等的伙伴民族组成的两社区和两地区联邦共和国。

在秘书长斡旋范围内进行的谈判迄今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由于希族塞人一方的不妥协态度以及它完全违反整个谈判进程的精神并在秘书长的斡旋使命的范围以外发动的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运动造成并持续了僵局。我们希望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结束这种不公正现象。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希族塞人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申诉的事态发展并为此感到鼓舞。我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坚决赞成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进行双边谈判，认为这是能够使塞浦路斯问题获得解决的唯一途径。各会员国不支持希族塞人的申诉，决定不参与希族塞人一方旨在破坏秘书长争取通过谈判在塞浦路斯实现问题解决的徒劳无益的诡计。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事务和国防部长凯南·阿塔科尔博士于1987年11月18日在联合国总部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时，用下面一段话概述了土族塞人在这方面的感情：

“我们希望，希族塞人将不会对国际社会的这一明确和建设性的信息充耳不闻。我们还希望希族塞人将最终明白，塞浦路斯问题不需要在大会上举行辩论或通过另一个决议，而需要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种解决只能通过该岛两族人民在秘书长的文件所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认真进行的有意义的谈判而实现。”

与希族塞人多次散布的言论相反，代表土族塞人自由意愿的土族塞人的各政治党派，在关于未来以联邦形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上仍未发生分裂。土族塞人的统一立场，最近被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立法大会于1987年10月30日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决议所证明，该决议呼吁联合国会员国不要相信希族塞人利用联合国作为进行其徒劳宣传的媒介的企图，并强调了土耳其对土族塞人生命安全的有效保证的必要性。

我想引用该决议中的下面几段：

“4，由于过去的痛苦经历，土耳其的有效保障是土族塞人生活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5，土族塞人一贯本着建设性精神和真诚的态度看待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斡旋使命的范围内为找到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办法而做的各项努力。本着这一积极态度，土族塞人方面每次都重申支持按照1977年和1979年

的高层协议的设想，在根据两族人民政治地位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独立、不结盟、两族和两区的联邦共和国的基础上达成的解决办法，并已接受1986年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含有上项解决办法的构想的纲领性协议草案。

“6，同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上述文件，塞浦路斯问题是个综合的整体问题，不能将其各个方面割裂开来对待。

“7，为了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我们呼吁希族塞人方面不再延迟地接受1986年3月29日的文件。

“8，因此我们宣布：仅仅由希族塞人选举和只有希族塞人能够当选，并且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其行政结构和安全部队只由希族塞人组成的政府，无权代表土族塞人或代表他们说话。

“9，我们要强调，在土族塞人没有平等的发言权和代表权的会议上通过的单方面和不公正的决议将不会有利于该问题的解决，恰恰相反，它只会使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而且，这种决议对土族塞人决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10，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立法议会吁请联合国各会员国不要相信希腊方面利用联合国作宣传的种种行动，并拒绝这些阻碍或破坏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使命的行为。”

上述决议的全文载于联合国1987年11月9日的文件A/42/721-S/19256。

我现在愿简要地谈一个问题，它不幸又一次见于秘书长的报告之中，这就是瓦罗沙的地位问题。鉴于希族塞人方面在该问题上不停地进行散布谎言的活动，我需要再次阐明土族塞人关于瓦罗沙的立场，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在该问题上的任何混淆概念。

首先，我要重申并彻底表明——正如我以前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所说，也象我国总统在1987年5月11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中及在1987年10月1日与

秘书长会晤中所指出的那样——瓦罗沙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瓦罗沙的地位与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没有不同之处。）只有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才对瓦罗沙拥有充分和唯一的管辖和主权。我还要提醒希族塞人和其他人，在无关问题上制造混淆不会引起瓦罗沙地位的任何改变。

希族塞人宣传机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所谓“土耳其定居者的大量流入”。希族塞人使用的这种宣传词藻不过是一种捏造，旨在掩盖希腊和希族塞人自己的长期企图，即占领全岛，彻底改变其人口结构，并在希腊统治下以武装暴力和镇压手段使该岛殖民化。

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实体——政治上和地理上互相分立——每个实体在各自地区对其人民实行控制和管辖。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和一般的移民，以及每个人的进出境，都属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职权和管辖范围，并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和规定加以管理。希族塞人并不象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有权决定谁应当进入、离开或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境内旅行，或者谁应当前往该岛不属于其管辖或控制内的地区定居甚至生活。

在这方面应当回顾1960年的《建国条约》附件D载有关于公民权问题的详细规定。该附件第四条第二款把“塞浦路斯裔人”定义为1914年11月5日时为原先居住于塞浦路斯岛的奥托曼帝国臣民或该臣民的男性后裔，均保留取得公民的权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还保留那些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建国条约》附件D的规定曾享有取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权利，但并非北塞浦路斯原始居民者享有公民的权利。

我相信，同样的法律和规定也适用于南方。

我在此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不做不光明的事。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取得土族塞人公民权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发表在我国官方刊物上，让大家有目共睹。

我们还不应忘记，那些今天对人口统计如此感兴趣的希族塞浦路斯人正是那些在1963年至1974年之间拒绝给予土族塞浦路斯儿童出生证的人，他们给土族塞浦路斯人颁发离开岛国的单行护照，但拒绝让那些想要返回的人们入境，其中包括被禁止进入塞浦路斯、不得不过5年流放生活的登克塔什总统。因此，每一户土族塞浦路斯人今天都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员在该岛以外，他们分散在土耳其、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其它国家。因此，如果有人想要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那就是希族塞人一方。希族塞浦路斯人一面竭力驱逐土族塞浦路斯人，一面通过从希腊输入大批人口和将秘密留在塞浦路斯的退伍希腊大陆士兵定居在岛上来增加希族塞人的人口。

失踪问题是希族塞浦路斯人方面为达到政治宣传目的而经常利用的另一问题。如果不是希族塞浦路斯人方面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拖延战术，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本来早已得到解决。我们诚恳希望，希族塞浦路斯人方面能够终止其居心不良的运动，使失踪人员委员会能按照其商定的职权范围继续完成其明确规定的人道主义任务。

土族塞浦路斯人方面密切注视着在塞浦路斯南部的军事集结。除了自1982年已经购买的军火之外，近几个月来又花费巨资购买先进武器，为了同一目的还在拨出更多的款项。这些武器不是象所表明的那样用于防御目的：土族塞浦路斯人基于过去的经验太熟悉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居心何在了。如果一反人愿，这些备战活动导致人们不可取的后果，所有那些帮助希族塞浦路斯人加强军备的人们要负重大责任。

我现在要简短地重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对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决议的立场。如同对待过去安理会类似决议一样，我国政府出于相同的基本既定理由完全拒绝接受该决议为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任期的基础。理由有案可稽，故不再在此赘述。单凭该决议将希族塞浦路斯行政当局称为“塞浦路斯政府”这一点，土族塞人方面就完全不能接受。一个践踏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原则、全然不顾宪法

条款强行非法占领政府席位并使土族塞浦路斯人遭受不堪言状的苦难和虐待的实体，只能被称之为“专横”、“篡权”和“骗子”政权。

尽管出于上述原因，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不可避免地完全拒绝接受目前的决议，但我们还是在1987年6月陈述的同一基础上积极倾向于接受联合国驻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上的驻扎。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和联合国驻塞部队之间合作的原则、范围、方式和程序的基础只能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单独作出的决定。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并再次确认致力于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协定草案”；该草案仍需讨论，秘书长最近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向土族塞浦路斯人保证了这点。我们认为，这是通过谈判最后解决问题的最佳纲领，既然如此仍应将其视作完整的整体。

我还要在此高度赞赏联合国驻塞部队即将撤离的瑞典分遣队的全体军事人员；他们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活动中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我们衷心祝贺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最近被任命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我们祝愿他在这一十分重要的新职位上取得圆满成功，并向他保证，我们在他作为特别代表的努力中将予以充分合作。

最后，我要向霍尔格先生表示深挚感谢和赞赏；在其多年来在塞浦路斯提供可贵的服务过程中，他以最为负责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履行其职责，并因此而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尊重。我们祝愿他今后继续获得成功。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给我机会再次参加对塞浦路斯局势的讨论。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12月安理会主席；在这个月里，我们看到华盛顿发生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请允许我补充说，在表达我祝你成功愿望的同时，我清醒地知道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睦邻友好关系，

土耳其和苏联之间在几个领域内的合作在不断扩大。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敏感的国际问题时将受益于你的智慧和经验。

我还要向日本的菊地大使表示敬意；11月份他干练勤奋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我首先简单谈一下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我们从根本上反对该决议中几项内容。因此不能同意在此基础上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期。科拉伊先生刚刚解释了其政府对联合国驻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存在的方式的立场。我们支持该立场。

我们仍然充分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并表示赞赏他为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双方之间的问题而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信任他的智慧和致力于公正解决的精神，尊重其对塞浦路斯问题包含的政治现实的渊博知识。

我不想详细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大会没有就本主题而滔滔不绝的辩论，以此次会作来替代大会是不公正的，但我要提醒安理会各成员我们在解决办法上的立场。

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

“要争取的是实现1977年和1979年的《高层协议》所定的目标，即建立一个不结盟的、享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

(A/42/1, 第7页)

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塞浦路斯两族人民谈判解决才能实现。在那之前，决不能完全让一方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希族塞人政府摆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监护者的姿态，并设想和幻想自己也代表土族塞人发言，这本身就是和平解决的障碍。

秘书长及其班子已作了两年多的工作，使双方根据其达成的共同点进行谈判。这些努力的成果是1986年3月29日建议所载的纲领草案。土族塞人接受这一文件正是出于他们对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政治伙伴关系的承诺。而希族塞人并未接受这一文件。这就是我们对谈判进程现在的立场，无论连篇累牍的花言巧语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目前，塞浦路斯面对的选择是：要么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要么在该岛上继续存在两个共和国。土族塞人已接受秘书长的建议，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正耐心地等待希族塞人的选择。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基普里亚努先生领导下的希族塞人政府的目标——至少是现在的目的——是将秘书长的建议束之高阁。为此目的，他们试图将这些问题分割开来，进行广泛的游说，要求召开一次只讨论他们自己选择的议程的国际会议。他们已要求在大会上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辩论。

这一企图后面的主要考虑是推动召开一次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想法。但是，由于希族塞人的要求引起了普遍消极的反应，这一辩论并未举行。这表明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不愿意破坏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恰恰相反，这一使命获得了强大的支持。如果说从这一事态发展中能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秘书长过去调查的结果得到了证实，即召开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想法得不到支持。众所周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缺少的既非谈判机制，亦非举行此类谈判的全面的构架，缺少的是争取谈判的积极方向和双方满意的政治解决办法。过去几个月来的经历或许会使希族塞人一方最终接受秘书长于1986年3月29日提出的纲领草案协议。鉴于目前在塞浦路斯南部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竞选运动，他们也许难以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步骤。但我们希望，在这些选举活动之后，特别是如果选举结果有利于采取温和与现实态度的话，秘书长将能敦促希族塞人一方同意按照秘书长提出的纲领与土族塞人谈判。

尽管希族塞人没有继续求助于大会，但我们看到，事先已在时间上配合好，与大会辩论同时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仍在继续。我只想说明，所有这些活动既多余，

又会产生反作用，只会加深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我想使人们更清楚地认清希族塞人的一些论点。例如，他们对土耳其军队驻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大喊大叫有什么理由？在过去13年中，塞浦路斯境内连一次冲突都未发生，因此显然不能说土耳其军队怀有侵略意图。众所周知，继续驻军的唯一理由是在尚未实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保障土族塞人的安全。

土耳其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在塞岛扩充军力的打算。在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的最新报告中，有关在塞岛扩充军力的一系列先后发生的事件的顺序不幸地被以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加以安排。整整五年以前，即1982年12月，秘书长本人曾报告说，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有所增加或更新。在同一报告中，秘书长表示：“没有发现在塞浦路斯北部有明显的军队扩充。”现在，他的最新报告令人惊讶地将希族塞人已持续五年的军力扩充说成是由土耳其军力扩充造成的。秘书处对在双方之间保持公允的关注不应走到极端，以致于无视逻辑，错误地描述真实情况。

土耳其军队的人数自然不时有增有减。众所周知，土耳其曾多次从塞岛撤出军事人员和装备。显然，这些军队的人数多少和人员组成须与塞浦路斯南部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构成的军事威胁相适应。我们几乎每天都从希族塞人的新闻报道中读到，由于购买了先进的武器系统，南边的军事实力正不断大大增强，同时，财政资源也更多地用于军费开支。这些活动过去常被掩盖，但现在却以言过其实的措词加以宣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南塞浦路斯的军力扩充和希族塞人领导人的妄想狂与不负责任的态度一道，会导致一触即发的局势。实际上，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曾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一些时期以来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一事实产生误解。”（A/42/PV.32，第9页）这似乎是对和平与宁静的不祥的刺激剂。有些国家尽管意识到其中包含的危险，但仍执意向希族塞人一方出售军火。我们认为，它们正犯下严重的错误，负有沉重的责任。它们似乎忘了，南塞浦路斯的军力扩充不仅会促使希族塞人采取对抗性

的政策，而且同样会使谈判解决的安全方面大大地复杂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族塞人坚持要求在达成解决办法之前，土耳其军队就应撤出。我们只能建议他们不要再编造这个故事了。自1975年以来，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所举行的所有谈判都是基于一个十分明确的谅解，即只有在全面解决的基础上才能考虑非塞人军队撤出的问题。在实现全面解决之前或根本没有全面解决的情况下撤出土耳其军队只能是希族塞人强加的单方面解决办法。希族塞人一方不应自欺欺人。使得塞浦路斯境内的非塞人军队撤出的唯一办法就是谈判解决。

在思考塞浦路斯局势时，人们应记住，在另外两个受到异族间冲突影响的岛上，外来的军队是制止异族间流血残杀的唯一手段。我们不妨自问，如果9000至10000名英国军队突然撤走，北爱尔兰会出现何种局势？如果15000至20000印度军队被立即召回，斯里兰卡会出现何种局势？土族塞人根据自己过去的痛苦经历，十分清楚在实现谈判解决之前撤走土耳其军队会使他们面临何种命运。他们会在目前的希族塞人领导人的热烈拥抱下窒息。后者对前者的热爱激情真是溢于言表，甚至穆舒塔斯大使今天也如是表现了一番。

塞浦路斯不是唯一的分裂的国家。还有甚至是同一民族却因宗教或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的例子。在塞浦路斯，除了宗教和文化分歧之外，两族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猜疑比其它类似情况更大。因此，土族塞人尽管由于人数上极居劣势而受尽磨难，仍然愿意在为确保平等伙伴关系与有效安全作出新安排的情况下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内与希族塞人重新合并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他们要求对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并对在解决之前就被剥夺土耳其军队的保护的想法感到恐惧，任何人都不应感到惊奇。

所谓的定居者问题是在荒唐的夸张基础上完全是人为制造的问题。这是希族塞人热衷于从数量优势的立场上处理土族塞人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穆舒塔什大使今天甚至超过了他自己以往的污辱性词藻和放纵语言的程度，详

细地谈论了这个题目。我要提醒他，希族塞人许多年来忘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导致1986年3月29日的协定草案的与秘书长进行的两年磋商中从未提及这个问题。从那以来，并未发生使希族塞人更感关注的事。因此，这种对所谓定居者的悲叹完全是人为的。

但是，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土耳其有约5千5百万人口。如果土耳其一方真正想要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它很容易早就这样做了。从塞浦路斯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数字中可清楚看出，土耳其一方没有奉行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政策，因为土耳其一方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方法从未建立在人数考虑之上，而是建立在双方政治平等概念之上，不管人口比例如何。

希族塞人深知过去多年来到北塞的移民人数一直保持在微不足道的水平。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人口比例在所有这些年间一直未变的事实证明了希族塞人宣传的虚假。

我在结束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之前必须强调，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接受外国移民和劳工的作法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它自己在这方面的法律和条例的管辖。

在实现确保分享主权的解决之前，塞岛土族一方与希族一方同样拥有主权。

我们惊奇地看到秘书长的报告提到“持续的瓦罗沙问题”为造成双方之间紧张局势继续存在的两个因素之一。“持续的问题”所指的是把两个旅馆临时用来安置法马古斯塔的东地中海大学的学生。客气地说，要把学生客栈与塞浦路斯紧张局势联系起来是过分夸张了。

我们也从报告中获悉基普里亚努先生曾请秘书长协助把瓦罗沙转交联合国管理。这是向秘书长提出的一个奇怪的要求，因为秘书长自己的1986年3月29日的建议把瓦罗沙作为两区联邦领土安排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秘书长发明的。自从在两族间谈判过程中提出并讨论的土族塞人1981年8月5日的全面建议提出以来，瓦罗沙问题已经成为并被看作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综合解决的一个组成

部分。在1981年以前，土族塞人一方在各种场合上对在联合国赞助下重新解决瓦罗沙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希族塞人一方拒绝并成为失去的机会。在1981年之后，瓦罗沙问题一直被看作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84年开始和以1986年3月29日协定草案范围为顶峰的秘书长最近一次主动行动的过程中，瓦罗沙问题一直保持了作为全面解决的组成部分的地位。正如登克塔什总统在1987年10月22日给秘书长的信中精辟强调的那样：

“与所有其它问题一样，瓦罗沙也是全面一揽子交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把它与其它方面隔离开来。”

现在我愿欢迎任命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为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并祝他在这项无疑是艰巨的职务上事事顺利。我们深信，他作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将获得双方的信任并将对寻求塞浦路斯谈判解决作出贡献。我也借此机会向前任特别代表，另一位阿根廷外交家雨果·戈比大使的服务致敬。自他离任以来，詹姆斯·霍尔格先生出色地完成了代理特别代表的工作。在他即将从联合国退休之际，我们希望向他表示感谢和最良好的祝愿。

我谨请安理会允许我简单地对前面两位发言人作出答复。

我首先对希腊常驻代表作出答复。我必须说我对他的发言感到困惑。他引述了雅典一个法院的决定。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项目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提到了这项决定，但我引证了其中的另一段。泽波斯大使没说这项决定中是否没有这一段。

泽波斯大使同意希腊曾企图危害塞浦路斯的独立与主权，但他说这是当时统治希腊的独裁政权的叛国行为。他把这看作是叛国行为是对的。但对我们，对土族塞人来说，希腊当时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事实是不相干的。重要的是希腊策动的政变是针对得到《保障条约》保护的塞浦路斯独立的，危及了土族塞人的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不得不插手。在这过程中，土耳其对独裁政权的叛国行为的干

预引起的震动使希腊能够恢复民主制度。 这更好。

穆舒塔什先生把许多问题针对我提出来，说他在等我的回答。 这使我想起最近说的一句话，我想重复一下：他不是起诉人，我不是被告。

除其它事项外，穆舒塔什大使说土族塞人正在失去自己的特征，土族社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的俘虏。 他要我们相信甚至登克塔什总统也几乎是一个定居者。 他再次引证某个看来为他的每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提供材料的土族塞人政客。 我相信北塞浦路斯的下次议会选举中，他的受欢迎程度将大大提高。 但穆舒塔什大使忘了一点：如果这个土族政客能如此自由地讲话并仍然担任议会议员——并享受议会豁免权——这意味着所有土族塞人都能自由发表意见。 那末，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登克塔什总统呢？

穆舒塔斯大使还谈到希族塞人当局向欧洲理事会申诉的事。 但他却只字不提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没有被欧洲理事会的部长理事会所通过。 部长理事会认为，呼吁塞岛双方开展有意义的谈判，争取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这样作更为妥当。 部长理事会还决定把登克塔什先生关于侵犯土族塞人人权情况的很厚的备忘录列入有关的档案。

最后，我要简单地谈一谈失踪人士的问题。 科雷先生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我还要补充几句。 正如科雷先生所指出的，失踪人士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希族塞人；早在1963年就有土族塞人失踪，当时有无辜平民被绑架或逮捕，大多是由希族塞人警察干的。 1974年在一些被希族塞人部队侵占的土族塞人的村庄中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希族塞人的失踪人士问题是由于希腊在1974年7月16日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引起塞岛上的希族人内部相互残杀而产生的。 希族塞人方面有许多有关这场严重打斗的描述，如一位名叫彼得·罗西斯的希族塞人作家把这次政变说成是希族人在塞浦路斯中的一场内战，如果没有土耳其的干预和制止，将导致以后多月内会发生的酷刑和处决。 当然，土耳其进行干预不是为了防止希族人之间的一场内

战。土耳其是干预希塞统一运动，而那正是那场政变的目的；土耳其干预是为了防止土族塞人成为这场希族塞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阴谋的牺牲品。这位希族塞人作家还生动地描述了希族塞人政变主义者在那些日子里对待他们的土族塞人邻居和同胞的态度。比如，他写到一个叫作哈吉斯的希族塞人，他是EOKA-B恐怖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者，他得意地吹嘘说他枪杀了一个土族牧羊人。他写道，“他就是一个英国学童在射击比赛中得了分一样地兴奋。”作者指出，这位EOKA-B好斗分子参加了1974年7月20日对远离卡拉尼亚行动地区土族村庄加兹比伦的袭击下面就是那一土族村庄投降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冲进一间房屋。屋内有6、7人和一名儿童。我用机关枪把他们7个全部撂倒。后来，我又看到了那孩子。你会说他有什么过错。他是土族人。”

在这一村庄中还发生了另一桩同样的暴行，他们对一个聚结着妇女的校园开枪乱扫，打死了其中6人。这位希族塞人在利马索尔听到他的村庄陷入了土族的控制之中时，他当时的反应就是枪杀一位年老的土族妇女，他对作者说，“如果不是一个联合国的家伙阻止了我，我就会杀了另一个土族佬和一个土族穆斯林教士。”

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说，“哈吉斯和他的行动是例外现象，但是，即使在每一个村庄中有一个哈吉斯，也能显然地对土族和希族之间的关系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只能补充说，希族塞人好斗分子以及纵容他们的那些希族塞人确实在塞浦路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塞岛上的许多问题包括人员失踪的问题，就是这样造成的。

双方达成的建立有关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协定依然是解决该人道主义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基础。双方同意是委员会工作的唯一程序原则，委员会商定的职权范围是使双方能够在纯人道主义条件下处理该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机制。

因此必须特别谨慎，决不能过早地判断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的实质，避免用任何

政治的方式解决这一人道主义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在座各位，我们商定今天还要开另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我看到许多参加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已经来到安理会议事厅。因此，我希望现在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能够尊重其他代表团的利益，发言从简。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我个人并不认为土耳其代表是被告，但是他的国家的政府不仅是被告，而且已经被本组织和本机构判了罪。

我非常了解把科雷先生叫来此地作证的背景，那就是绝望地企图掩饰安卡拉对塞浦路斯犯下的罪行。因此，我的发言不是以他为目标。

我只能说，他已经成为一位伪装的能手。他来到这里作为一位向安理会提供情况的人士，议事规则第39条有这样的规定容许他这样做。然而，通过某种魔术，他一开始发言就把自己提升——或说的更准确点，就沦落为某个所谓实体的代言人的角色。更糟糕的是，他沾污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我必须承认这样做必须有厚颜无耻的品质，我让安理会各成员自己去决定这种品质的程度与范围。

蒂尔克门大使说，我们在讨论中的立场引起了消极的反映。我愿提请蒂尔克门大使注意，光是今年土耳其就受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谴责。今年10月，英联邦首脑会议在加拿大温哥华开会，对土耳其发出了它最严厉的谴责。今年10月9日，不结盟部长级会议在纽约召开，通过了一项对土耳其来说是项沉重打击的宣言。

为什么土耳其还要吹嘘呢？只有对上述事件有视无睹才能作出大家刚才从土耳其那里听到的那种讲话。

蒂尔克门大使说不存在定居者。他们企图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输入了65,000名定居者。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由独立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问题。他们只要接受该建议就行了。就我们而言，我们同意土族塞人领袖奥兹古先生对古尔拉先生所作的最生动的回答，当时格尔拉先生这位非法实体的伪部长企图把定居者说成是自外回国的塞浦路斯人。

奥兹古尔先生气愤地问道，“古尔勒尔先生，你认为我们是来自月球吗？你说他们已经走了……现在你说他们又回来了……难道你也想骗我们不成？把对外国人说的话也说给我们听？古尔勒尔先生，还是严肃点吧”。（《人民之声报》，1979年11月31日）

我把安卡拉代表的威胁当真。我想象其意思是针对奥兹古尔先生的。

土耳其方面对其接受1986年3月29日的文件小题大作，该文件只是秘书长的想法和建议的其中一点。然而，土耳其无视，而且也没有提及它拒绝接受——我要强调这一点——秘书长最近于1987年1月6日提出的建议，即进行平行会谈的建议，而我们这方面则是接受该建议的。

他们轻易就忘记了提及他们拒绝接受1986年4月秘书长关于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文件——该文件是以1985年的文件为基础的。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土耳其有计划地反对强制性的联合国决议，而秘书长的斡旋行动是以这些决议为基础的。

主席先生，你也非常清楚1983年秘书长努力召集一次高层会议，而土耳其方面则采取欺骗的态度，它不是作出原先承诺的积极的反应，而是宣布其寻求的单方面宣布独立。

秘书长本人对我们的答复描述如下——我是公开这样说的：

“希族塞人一方说，在它对文件的内容表示意见之前，必须先就它认为是塞浦路斯问题所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协议。”（S/18880，第65段）

秘书长接着指出：

“我承担着斡旋任务，其职责是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协助双方找到解决办法，但我不能将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一方。只有在双方同意时才能取得进展。因此，只要安全理事会继续对我的授权，我不能因为一方不接受某项具体建议或另一方接受一项建议但坚持要求我在对方也同样接受后才得继续努力而使我的斡旋任务陷于停顿。”(S/18491, 第54段)

土耳其代表说，土耳其部队进入塞浦路斯首先是为了保护土族塞人社区的。他的国家的某些重要人士不同意这样的看法。1980年土耳其前任外长古内斯先生谈到了入侵的真正原因：

“塞浦路斯就象一个又要自卫又要实现扩张主义目标的国家的右臂一样宝贵。许多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程度希望把塞浦路斯仅仅看作是我们保护该岛上土族塞人的愿望。”——

我要强调下面这些话——

“而实际问题则是祖国4500万土耳其人的安全。”

他们竟担心小小塞浦路斯的军队。

土耳其总理厄扎尔先生在1983年说过：

“塞浦路斯这个岛屿象匕首一样穿过土耳其的腹部。从我们的安全角度来看，它是极为重要的。”

联合国已故的调解人加洛·普拉萨先生在其1965年3月26日的报告中谈到了在他调解期间土耳其的立场：

“分界线实际上已提出”——

他指的是土耳其方面提出的——

“从西北岸上的亚里亚村庄、穿过中部的尼科西亚镇、至东部的法马古斯塔镇。”

九年之后，由于一种并不太令人感到奇怪的巧合，土耳其军队入侵塞浦路斯，实际上占领了该地区，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早在1974年前的许多年之前就已策划了。

入侵塞浦路斯的原因是扩张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采取这种行动，则又宣称是为了保护土族塞人社会，这是无济于事的。

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塞浦路斯的人民由不同民族组成，其中包括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教徒，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如果蒂尔克门大使允许我重申一下我对土族塞人社区的某种感情的话，我应当说是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我们人民在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分离是人为造成的。当蒂尔克门大使谈到重新组合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灭绝”。

对于那些为土耳其侵略进行辩护的标准化的借口——宣称什么土族塞人受迫害——我必须指出两族之间的冲突是存在的。是的，有人丧生，一些是土族塞人，一些是希族塞人。但是，如果说对土族塞人歧视的话，那是荒谬的，因为仅占人口18%的土族塞人占了30%的公务员职位，40%的警方和军方职位，而且还有一个土族塞人当了对外交事务有否决权的副总统。如果说存在歧视的话，那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人也有权利。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承蒙你的允许，我已分发了我在发言中提到的雅典上诉法院裁决的文本。安理会的每位成员可以看到蒂尔克门六月份引证的那段话并不在那里。对不起，我得再次指出他提供的情况是错的。阅读一下这一文本，就可证明他六月份的引文是不正确的。

蒂尔克门显然精通现代史，但却以自己的方式解释某些事件，我对此表示遗憾。他为希腊民族引用了一个历史概念——希塞统一，当时自决是希腊民族的目标。那是50年代中期的事情。

希腊一贯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使之不受侵略。这一直是这个小岛的命运，我们的同事蒂尔克门先生竟然不用其正式名称来称呼这个岛屿。

蒂尔克门大使在发言中表明其政府更深一层的用意——分割，他明显地谈到主权部分，说什么在问题解决之前岛屿的土耳其部分同希腊方面一样是有权的，我不得不对此表示遗憾。早些时候，他还谈到双方不管其人口比例如何都有政治平等的概念。很显然——我遗憾地指出这一点——对他的国家来说，自决的原则是次要的，他一再坚持提醒我们注意其政府的真正用意——分治。

主席：土耳其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看到安理厅里坐着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我想他们不是前来听我发言的，所以我只是简单地谈谈。

我想答复泽波斯大使。不错，我谈到了塞浦路斯南北双方的同等主权，但是，在获得解决、双方成为伙伴关系并分享主权之前，我在用这一词方面是会十分谨慎的。土耳其的政策从来就不是分治政策，今后也不会是。

我不想答复穆舒塔斯大使，因为他的发言太长了。但是，我要帮他消除一个虑忧：奥兹古尔先生不会出什么事。我要向穆舒塔斯大使保证，在安理会下一次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议上，他还可以援引他的话。

主席：我们至此结束了目前阶段对塞浦路斯局势的审议和对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期限的讨论。

由于安理会已同意在本次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关于被占阿拉伯领土局势的下一次会议，我请求诸位成员不要离开安理厅。

下午6时30分散会。